



小雪至 腌菜忙

□ 苒夏溪

远,或许是怀念和父母一起的时光,现在的我时常会想起小雪那天一大家人在院子里腌酸芥菜的热闹场面。

于是,我提前告知母亲,想趁休年假,回家和他们一起腌酸芥菜。母亲笑着说:“你小时候不是特别讨厌帮忙腌酸芥菜吗?现在怎么想着特意跑回家腌芥菜啦?”

一到家,先和母亲去地里拔新鲜的芥菜。初冬的粤西,田野略显荒凉,农作物已被收割,没有秋日时的欢声笑语。但母亲的芥菜地依旧郁郁葱葱,芥菜长势喜人,芥菜叶子硕大翠绿,十分适合做腌菜。我和母亲拔了两大箩筐的芥菜,这次我主动挑起了沉甸甸的箩筐,母亲在我后面担心地说:“你都没有挑过箩筐,行不行啊?小心别摔了。”

到家,我和母亲把芥菜的根须剪掉、摘掉芥菜烂掉或者发黄的叶子,用清水把芥菜的泥土洗干净。母亲关心地问道,“这水那么凉,今天的北风也有点大,你冷不冷啊?你进屋去,屋里暖和点,我来洗就行。”我笑着说,“我又不是弱不禁风的千金大小姐,洗菜这小事

怎么可能不行?妈,你也太小看我了。”我和母亲一边聊着家常,一边把洗干净的芥菜铺在太阳下晾晒一天。

小雪当天,父亲把瓦缸搬到院子里。我和母亲先在瓦缸底铺一层密密的食用盐,再把前天晾晒过的芥菜一层层铺在瓦缸里,每一层芥菜放一层食用盐,压实芥菜,最后拿一大块石头压在顶部。腌制一个多月后,酸芥菜便可食用了。腌好的酸芥菜可以做成各式菜肴,五花肉炖酸芥菜、酸芥菜煮鱼……特别是过年,吃多了大鱼大肉,来上一碟酸脆爽口的酸芥菜拌香葱,配上一碗白粥,简直是人间美味。

我还特意让母亲用一个小玻璃瓶给我腌制了一小罐酸芥菜,方便我带回城吃。母亲疑惑地问道:“你小时候都不吃酸芥菜,宁愿饿肚子也不吃的,现在怎么喜欢吃了呢?”我只是笑了笑。

小雪至,腌菜忙。腌菜是迎接小雪的仪式,对我而言腌菜也是童年的美好回忆,在远离故乡、远离父母的日子,想起和父母腌菜的时光,内心总是很温暖。

小雪 (外一首)

□ 陈少华

雪是一些棉花纺出来的
姥姥的纺车,被天空爱上了

雪成了雪花,母亲的红头绳
扎得很紧,小花布棉袄也好看

小步追上的,只有父亲
无非白净的小脸,宽阔的臂膀
满地的小雪,越来越上心头

执意为小雪打开门窗
飞出一片片,要飘飞做什么
以至于的碎念,无所适从

你知道的小雪,一直被更多的寒梅
换成细白,并顺从薄薄的纱巾
近似于雪落珠帘,轻得毫不知情

雪人

在树枝上复活,天空给一道命符
担心的不是夜归人

何止是风雪,以冰凌呈现纯洁
飘向哪里,哪里就在不停地融化

头发白了
胡须白了

有时是纸上的雪,把尘世堆砌
又暗示于苍茫的爱意

有时是尘世的雪,把宣纸绵白
几枝寒梅啊,像一个人的心

在雪地里扒白萝卜的人
每一个动作,也是雪捏出来的

一个人的精神长相

□ 卿闲

老街上常见到一个推着三轮车卖菜的大娘,姓徐,六十来岁的样子,着深蓝色裤子,白底蓝花的棉质上衣,朴素得体,简单洁净。上了岁数的人,给人一种溪水般清澈的洁净感和舒适感,是相当难得的。

徐大娘三轮车上的蔬菜和她的人一样,整洁流畅,温厚朴素。半旧的车子上,高低错落且整齐地陈列着豆角、茄子、西红柿、黄瓜、茼蒿、冬瓜、青椒……都是家常的菜蔬,却泛着一一种难以形容出的光彩。仿佛是爬山涉水的游子,经历过外面的风霜,多年后回到故里,推开老屋后菜园的篱笆门,扑面而来的熨帖到骨子里的温柔和亲切。

母亲的笑容,柔和的风,阳光洒落在菜叶上的光,自由飞舞的蝴蝶,篱笆边打盹的小虫子,摇着尾巴散步的小花狗……时间似乎从来没有远走,那些温暖的光景一直在守护着你的心灵。

这大概就是我们觉得亲切的缘故吧。在这个大城市的郊区边缘,在这个古老而蓬勃着生活热情的老街上,外地人居多,大家远离故土,为生活努力拼搏着。很多人都认识推着三轮车卖菜的徐大娘,大家买完了菜,没什么着急的事的话,都喜欢停下来和她聊几句家常。

徐大娘是个安静寡言的人,嘴角微微上扬着,看起来总像是微笑着的样子。和她聊天的时候,她总会特别认真地倾听。她从来不会抢着说,打断你的话。她就像善解人意的亲人,笑盈盈地看着你。和她熟悉的人,都喜欢向她倾诉烦恼,等你哗哗说完,她才缓缓地说几句安慰劝解的话,语调轻轻的,诚恳而亲切。

我曾经亲眼见到过一个女孩子给徐大娘送了一捧康乃馨。那天傍晚,



我正好在徐大娘那里买菜,女孩请我帮她们拍一张合影。女孩告诉我,她也常来这里买菜,当初,她刚来这个城市的时候,是第一次离开父母,一个人在外打拼,很孤单彷徨,是徐大娘常常开解她,像妈妈一样关心她,她才走出了那段无助的日子。现在她要离开这里了,有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以后可能就没时间来了,但她会记住徐大娘,记住这段萍水相逢的温暖时光。

不但是来这个城市打工的外地人喜欢徐大娘,当地人也喜欢来她的三轮车前买菜。她的菜车常停在老街入口的一棵大柳树下,一些退休无事的老太太喜欢搬个马扎坐在大柳树下,徐大娘闲时,大家一块聊聊天,徐大娘忙时,摇着蒲扇看她卖菜。渐渐地,老街的大柳树下,成了那一片老人说话谈笑的场地。

每一次,从那里经过,看着这些老人安闲地坐在那里,就会感到很安心,很踏实,时光静好的模样。

后来,我渐渐地知道了一些徐大娘的故事。她也是外地人,很多年前,为了生活,远离故土,和丈夫一

起来这里打工,起初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几年后,两人开了一家水果店。经营了几十年,养大了孩子,孩子已经成家,在另一个城市的一所学校教书。孩子要接他们去安度晚年,他和丈夫拒绝了。他们觉得自己现在身体尚好,孩子成家了有孩子自己的生活,况且他们在这里待的时间久了,这里已成为心灵上的第二故乡,也不愿意离开。她和丈夫就关了水果店,租了一个小菜园种菜,这是他们曾经很向往的田园生活。年老了,算是实现一点从前的梦想。

徐大娘的故事并不曲折,像很多漂泊在外的辛苦的打工人一样,勤勤恳恳地,踏踏实实地,为更好一点的生活拼搏努力着。生活是那样的平凡琐碎,甚至过得艰辛无趣,但徐大娘的可贵之处是艰辛劳累的生活,并没有让她的心灵在现实的磨损里麻木变形,而是始终葆有着人世的善良、生活的热情、活着的体面和尊严。再华美出众的外貌都会随着岁月而凋零,但善良、希望、尊严却会慢慢滋养出一个人的精神长相,这才是令人舒适、耐看的容颜。

月夜诗潮

□ 杨彩霞

一弯新月瘦削
钻进填满暮色的西楼
流云浅浅,几粒星子调皮
抽出一册陈旧的古籍
沾一点茶香,印在扉页之上
以茶代酒,邂逅李杜名篇

风敲打台上的牛顿摆
时间的指针,和着蟋蟀的低鸣
细数岁月的故事
遥远的银河闪烁,习惯于
升起一道光芒,又殒落某个星辰

柔弱的笔尖,在笺上徘徊
思绪碰撞时间的沙漏
洒落一地珠玑
诗潮的海岸线缓缓退去
几粒文字,在沙滩中搁浅
提起的笔,又轻轻放下

